

幽默小品 (九)

何 宇 白

優勝劣敗

自從十九世紀的達爾文首倡進化論，發明自然淘汰——物競天擇，適者生存以來，赫胥黎更就其多種試驗，予以大力支持，並著天演論闡揚天演競爭，優勝劣敗。——這是科學原理，無可厚非；可是當時的資本主義者竟利用這個道理，強凌弱，大吃小，以遂「祇此一家，並無分店」的壟斷或寡頭獨佔的貪念。本來天演公例指的是，順循自然的趨勢，存者自存，亡者自亡，毫無半點整垮他人的意思；可是一些人却以吞併別人為企圖，這是違反自然淘汰的原則，暫時倒不見得有什麼不好的地方，只是久而久之，定會自食其果。所以，為要實行優勝劣敗的原則，最好莊重自強，作合理競爭，要是高呼「天演競爭，優勝劣敗」的口號去強凌弱，衆（資本衆多）暴寡，對人不利，對己也未見得會好。

且就同行來說，「同行相嫉」，中外古今同然。假如嫉而不互相傾軋，「河水不犯井水」，並沒有什麼不好，而且還會共策進步。要是心懷叵測，你想「鬥垮」我，我想「整倒」你，那只會兩敗俱傷後果不堪設想。當民國十六、七年，

在成都的金融界以聚興成銀行首屈一指，其他大小銀行、錢莊，均難望其項背。那時還係使用硬幣，但各行莊可憑其信用發行各自的銀票。以「聚」行來頭大、信譽好，它的銀票便很好吃香，以之買貨也會得到便宜。其他行莊所發的呢？商場中交易，總會有些遲疑。於是佔優勢的「聚」行經理，不僅氣勢凌人，而且想趁機要一套「強幣」壓倒「劣幣」的手法。結果弄巧反拙，各行莊一致聯合與它杯葛，擠兌一起，頭寸無處周轉，它在各埠的關係企業又遠水難救近火，便馬上關門大吉。成都聚興成銀行倒閉了半月，照理其他行莊應該生意興隆。沒料社會大眾「一朝被蛇咬，十年怕井繩」，以聚興成這麼有信用的銀票還如此下場，難道其他的銀票會例外嗎？因此，所有金融業盡遭打擊。直等到共同協調，先支持起倒了的復業，將欠款付清，大家的銀票又才在市面上恢復使用。

得饒人處且饒人

「饒人是福，訟則終凶」，在中國人的心裡，許多人都具有這種觀念，所以老一輩的人常常告誡小一輩說：「爭房地產的邊界，無妨讓人幾尺——因為千載只見萬里長城，却不會看見秦始皇——這位興建者」。這便是「饒人是福」。要是不作此打算，非打官司不可的話，「錢官司，紙道場」，「衙門八字開，無錢休進來」，結果會落得「訟則終凶」。

「饒人」果是「福」，不「訟」就會逢「凶」化吉嗎？就某些情形看，該是「對」的；可是就另一些事況來說，不僅「不對」，而且大錯而特錯。因此，這觀念對與不對，祇能面臨所憑的客觀條件而決定。果使是無謂之爭，最好「退讓幾尺又何妨」，為的是「小不忍則亂大謀」；不過要是非爭不可，否則是非無以明，曲直不能分辨的話，便只有「扭袍上殿」，「對簿公庭」，聽憑法律的公正裁判——也就是非「訟」不可。至於，該不該饒人，應不應與訟，原則上雖然「如是我云」，據筆者所知，也有例外。

某友家稱富有，他的夫人娘家亦然，算得上門當戶對，可是結婚十年以後，岳家出了敗家子，萬貫家財，搞個精光。他的岳父病逝，將岳母接回家奉養，敗家子內兄則到處游手好閑，時時向他告貸不休。有一次所求不遂，竟向衙門（那

時還沒有法院)告狀,說他曾欠岳家大洋四百元,迄未歸還,且有借據為憑。當他們郎舅對簿公堂,做岳母主張公道,證明是兒子誣告女婿,並驗明借據純係偽造。眼看這位當原告的内兄就會被判誣告及偽造文書、詐欺等罪狀。沒料到某友竟當官承認欠債是實,借據出自己手,甘願具結還債,讓他的内兄勝訴。弄得大家對此,莫「明」其妙;尤其其他的岳母大人更為不平。但是某友却對人說道:「做内兄已家無隔夜之糧,一家四口賃屋而居,一旦被判徒刑,親戚畢竟是親戚,豈可見死不救?倒不如由我認輸,大不過欠債還錢,難道他還不藉此一筆錢自謀生活嗎?要是有所路可走,便不會常來告貸,落得『天下太平』。」

「姓」的幽默

明代,四川才子李調元,持才傲物,喜歡幽人一默。當他沒有金榜題名的時候,在京中招搖過市,隨時以今科狀元自命,就是晚上,也叫人手提特製的「今科狀元」燈籠做先導,派頭十足。沒料到某夜在街上遇見另一位打起「今科狀元」燈籠走路的與考人物,此人姓劉。兩位街頭相逢,互不服氣,姓劉的問道:「來者何人?膽敢擅稱今科龍頭。」李調元漫應道:「騎青牛過函谷,老子李;你呢?」姓劉的答:「斬白蛇起芒碭,高祖劉。」據說,調元因為便宜,被姓劉的佔盡,當科竟未考上,直到再一科又才高中。

又一個恃「姓」以自傲,却仍被人佔去便宜的故事是,一個巷裏住了一家姓劉的和一家姓項

的,望衡對宇。在過春節的時候,劉家貼了一副楹聯,表揚他劉家出了很多皇帝(劉邦、劉秀等)和聖人(劉向、劉歆等)。項家一見之下,覺得拿起姓劉的祖先來氣勢凌人,實屬不該。便特擬一聯楹,以為報復。聯語道:「烹天子父,作帝王師」此典出自仲尼拜過項橐做老師,楚項羽曾以烹劉邦的爸爸來挾過漢高帝,這是項家的祖先比劉家強的事實,有史為證,倒也是文人的個有趣掌故。

不過若以待人接物的道德觀點來看,便覺得仗「姓」欺人,不敢令人恭維。本來飲水思源,懷念祖宗的豐功偉績,是崇德報功,慎終追遠的孝行。豈可厚非?但是對人炫耀,並且藉此侮人,未免失之幼稚。何況被侮者以牙還牙,一招比一招狠,難道不是自取其辱嗎?

知恥與無耻

孟子說:「人不可以無耻」。耻,就是羞愧,係人的良知、良能。照理講,沒有人不會知耻的;可是就事而論,却有許多多恬不知羞的現象,芸芸衆生、胎生、卵生、化生,本來就高低不等;那麼,人為衆生中之靈長動物,其好好壞壞,良莠不齊,便理所當然,不足為怪。因之,有恥與無耻,分道揚鑣,各行各素:

春秋時,齊景公手下的三大勇士公孫捷、古冶子、田開疆,便為了知耻而甘以身殉。他們中第一位曾上山誅猛虎得到食蟠桃的獎賞,第二位曾下水斬妖怪也獲此同樣賞賜;可是第三位呢?有戰勝敵國的戰功却没有得到獎賜,便羞愧自刎

。因此,激起公孫捷,古冶子的反省,覺得誅虎斬妖那能比得上田開疆的功勞?有大功者以沒有獲獎而愧忿自殺,難道自己不覺得相形見「羞」嗎?便各人自殺了斷,他們真把「耻」看得這麼認真。

可是,東海的勇士椒邱訴與吳國要離的知恥,更比齊國的三位勇士公孫捷等看得嚴重,了斷得非常動人。為了椒邱訴的驕傲自負,要離曾當衆侮辱過,因此他乘夜往刺要離以圖報復。他的劍已經放在要離頸上,只消他一刺,就可使後者完蛋,不料他聽見要離臨危前數說他「三不肖之愧」,竟然知耻而投劍,以頭碰門自殺,這種精神,誰敢說他是傻子呢?

如上所舉係知耻者的例子,至於不知耻者儘多的是,且略示一、二如次:

在吳敬梓所著儒林外史中,只需瀏覽一遍,「不知耻」其人其事,便會發見好幾「打」。一個才學讀書的牛浦郎,由於拾着了逝世詩人牛布衣的詩鈔而竊為己有,公然以牛布衣詩人自居,洋洋百出,但仍「我行我素」恬不為耻。一個騙人錢財以俠士招牌亮相的張鐵臂,提了一個革囊內裝豬頭從牆端跳下,便以「飛簷走壁」、「快恩介」、「取人首級於千里之外」的劍客姿態,冒騙執袴公子,凡此種種,不一而足,都是不知耻的「好榜樣」。

自力奮鬥

美總統羅斯福回憶錄裏,有這麼一段,說是美已對德宣戰,大軍不斷開赴英國和非洲參加

同盟國聯軍；並動員徵召全國應服兵役的民衆一體入伍。他的一位公子，在奉到入伍通知時，很不樂意，立向當總統的爸爸，電報告急，意圖延期。可是羅斯福不僅不應允，並且還覆他一通快電說道：「太令我高興了！你已有應徵服役，當兵報國的機會了，祝你好運！」又一段故事是：前些年當美國國防部長的麥納瑪拉，本是一位大企業家，有的是錢。他之擔任部長，係綽當時美總統的專誠邀請，算得是商而優則仕的突出人物，可是他的令郎呢？却獨個在加州大學半工半讀，替人洗一個禮拜的地板，藉所獲報酬來讀一禮拜的書。許多師友頗為詫異，問他道：「是不是你和你的父親鬧彊扭？要不然他怎麼會斷絕經濟接濟，令你窮成這樣，又要修學分，又要做苦工呢？」他笑容滿面的解釋：「恰和你們所說的相反，我的父親無時不關心我。至於經濟方面，不是他不接濟我，而是我拒絕他。」「爲什麼？」「有幾位想知道個究竟的同學這樣問他，他答道：『我父親有錢有地位是他自己努力獲致的，難道我不能獨立創造一番嗎；一定要依賴他而不自奮鬥，這算什麼？』」

以上兩事，都發生在美國，並不是美國的月亮比別處圓，要媚洋與崇美，引用它來說教；而是他山之石，可以攻錯，祇要值得學習的，不管非洲的也好，幾內亞的也好，紅番也好，黑奴也好，無不「一視同仁」。因之，我認爲自力奮鬥，不憑藉，不有恃無恐，是社會進步的特徵，有像羅斯福善於勉勵兒子自求多福的父親，他才會有成其大器，繼繩祖武的兒子；有像麥納瑪拉令

郎隻手打天下的苦幹精神，人人如此，才可以創造宇宙繼起之生命，對嗎？

敷衍塞責

「敷衍」是作事不認真，「塞責」是搪塞了事。總而言之，對於做事不切實，只圖多少點綴一下，認爲盡了職責的行爲，便是「敷衍塞責」這種作風，古今中外由來已久，對已敷衍塞責者有之，對人敷衍塞責者更有之；對小事有之，對大事亦有之。於私事而敷衍塞責，利害僅及於私的範圍，不爲人所注意；可是對公事而敷衍塞責，係「十目所視」，也就是「十手所指」，最易爲衆所詬病，並且影響於公，其害說小不小，說大却大得嚇人。

歷史上有名的日俄之戰，大大的——個俄羅斯帝國公然被最爾島國的日本戰敗，不僅陸軍大挫而特挫，海軍亦全師覆沒，爲什麼？就因俄國大鼻子做事敷衍塞責。她陸軍大學陳列的大炮，尊尊的外表擦得光亮奪目，可是炮口裏面却積滿了灰塵油膩，被日本的某大將看穿了他們做事敷衍，早已認爲雙方決戰，大鼻子進敗不疑。相反地，有精於觀察的人，在日本未崛起之先，看見一些日本船的水手，在甲板上的工作精神，不祇在做，而且個個盡責，做得非常認真，他因此斷定日本一定要強大起來，後來果然如此。這些便是敷衍與不敷衍關係軍國大事的興衰成敗，話雖如此說，然而「敷衍塞責」仍大行其道。

「做一日和尚撞一日鐘」，既不參禪，也不誦經，只曉得得過且過，這是方外人的敷衍塞責

；「拆東牆，補西牆」是「治家」無方者的「敷衍塞責」；揩起書包上下學，根本不在乎如何上進，是學生們的「敷衍塞責」；遲到早退，簽了到便算上班，其他攔下不管，是公務人員的敷衍塞責……我相、人相、衆生相不一而足。

清末民初，很多勦匪的部隊，浩浩蕩蕩開到匪巢很遠的去處，找幾個替死鬼的人頭，「凱旋」而歸，說是搗破匪窟斬獲無算；竊賊盛行，捉幾隻「蒼蠅」來重打幾十大板，說是「肅清」竊犯；緝私之際，有了關節打通，成批的私貨通行而「不見與薪」，爲了「盡責」，便抓幾個孬生小犯，私貨充公，人犯歸案究辦，可謂「明足以察秋毫之末」，如此這般，以及美國的禁酒，在千萬販酒者中「抽查」幾宗，以爲禁之「樣品」，最近之色情泛濫，同樣地「罰一儆百」——均是敷衍塞責的最高藝術，也算中國功夫「一點到爲止」的極致發揮。

遠慮與杞憂

「人無遠慮，必有近憂」淑世之士曾不斷以此嘉言懿訓，警誡世人，用盡種種取譬方法，爲的是要使晨鐘暮鼓，促致頑石點頭，其中的一個是寓言似的故事，將昆蟲擬人，現身說法「無遠慮」、「有近憂」的因果果，題名：「螞蟻與蟬」。

它的大意說，自助自強的螞蟻，個個努力工作，沒些須兒的休息，準備存儲糧食，好應付嚴寒的冬天來臨，不料這種勤奮而合作的精神，反招致好吃懶做，「今朝有酒今朝醉」的蟬先生鄙

視，他對螞蟻們說：「幹嗎這樣緊張：冬天要來，有什麼值得怕的？那如我引吭高歌，得過且過的快樂逍遙呢？」道不同不相為謀，說不說由他，螞蟻仍然照樣工作不懈。曾幾何時！秋去冬來，四處風雪，地凍天寒，螞蟻們有恃而無恐，以終日孜孜不息的成果，換來了不虞匱乏，有吃有住。可是蟬先生呢？好景難留，饑寒交迫，求救無方，告貸無門，活活地餓死蟻穴之前。假如及早未雨綢繆，何至於此？

未雨綢繆就是深謀遠慮，人無遠慮而遭近憂，有如蟬先生者，咎由自取，難道不「活該」嗎？所以必須重視遠慮，但遠慮並不等於杞人憂天，因為後者係諷諷頭腦不清楚，想入非非，所有的胡思亂想根本就是不可能的事。那嗎，為什麼列子要在「天瑞」一篇裏寫這個寓言呢？答案很簡單，是糊里糊塗的人太多，要藉此不可思議的糊塗提醒他們莫作無謂的憂慮。

因此，遠慮是合情合理的對將來的打算，是如何計劃，如何行動，有以應付可能會來臨的事件。俗語說得好：「兵來將擋，水來土掩」。「宜未雨而綢繆，毋臨渴而掘井。」諸葛亮所以稱為「前朝軍師」，劉伯溫所以稱為「後朝軍師」，神機妙算的底牌就是遠慮恰得其當。可是杞人憂天「模式」的無謂憂慮，與「一怕這省有瘟疫，二怕那省有刀兵，三怕此方有瘟疫，四怕彼方有水災，五怕東處有乾旱，六怕西處遭回祿……」的江湖術士唬駭庸夫愚婦那一套胡言亂語，一般樣會令有識之士突破了肚皮。

有人說，國難當前，人當自強，需有遠慮，

始無近憂。遠慮就當學螞蟻的奮鬥以防冬令，慎毋如蟬虫醉生夢死。也有人說，一味的胡思亂想，便會走入杞人憂天的「糊塗」裏去，筆者認為，都說得對，並且建議：「由於無遠慮者的麻木不仁，作杞人憂天者的神經過敏，假如『獅子吼』般的說教還不起作用的話，最好多找些神經專科的大夫診治，以免不可救藥。」

吃緊，緊吃

「前方吃緊，後方緊吃」，「前方不够吃，後方吃不够」，是抗戰當年的流行語，含有莫大的諷刺意味。雖然祇是很通俗的兩句話，比起「朱門酒肉臭，路有餓食骨」，「嗚矣富人，哀此惻獨」，以及「將軍帳下猶歌舞，壯士沙場惜死生」等大有知名度的詩經、唐詩所云，不見得會有遜色。

咱們中國的文字運用起來，大有妙在不言中之感。就「前方吃緊，後方緊吃」來講，吃緊，緊吃僅憑顛倒一下，便大不相同，再添上前方、後方，不祇將當年實境實情暴露無遺，而且一種憤慨心情的發抒，更淋漓盡致，類似地，「前方不够吃，後方吃不够」，也異曲同工。

讀過俄國托爾斯泰所著「戰爭與和平」，德國人雷馬克所著「西線無戰事」，「西線歸來」，與美國瑪格麗·密契爾寫的「飄」等作品的朋友，不難體會到「前方吃緊，後方緊吃」的意義，因之，這類流行於戰爭時的現象，固不僅中國抗戰時有之，古今中外亦莫不有之。雖然有些小異，但仍大致相同。不過，平心而論，當年抗戰

的一些大後方「吃緊、吃不够」的狀況，覺得太突出一點。

在當時的戰時陪都重慶，我曾見過剛被炸倒的酒樓，當晚在被清除後的現場，就有人於廢墟上搭幾塊木板當棚子弄飯吃，不上三天，便出現了一間「急就草」的木板房出售小吃。不到數月，比前建築得更高更大的新酒樓落成了，生意較前興隆，無待言喻。在西南大後方的經濟中心昆明，也是如此，不過昆明被炸的次數較少，雖有「交三橋」的慘劇，畢竟影響不了它的不斷繁榮，對於「吃緊、吃不够」的成長比率，特別的高。

上述這兩個通都大邑，地處大後方，雖有被空襲之苦，究竟由於距離前方較遠，「民以食为天」，多吃多喝，於情不無可原。可是一些接近前線的後方，對於「大吃大喝」，不祇不遜色於重慶昆明，猶有過之，便會令人莫「明」其土地堂。曾記得民國卅一年十一月，我由昆明搭車前往怒江東岸的保山前線，當時揀了一個包袱是陪伴英大使館、美大使館的兩位武官視察前線，前者官拜上校，後者則為少校。從滇省垣過楚雄，夜宿下關是第一天的路程，沿途吃啥有啥。再從下關、漾濞、永平到保山北部板橋是第二站，途中雖然飯館不多，規模也不大，可是有酒有肉，有菜有飯，足夠旅客果腹而有餘。板橋，南距縣城保山二十華里，滇緬公路局的車輛到此止步。因為保山已全城炸燬，在保山以西到怒江邊的公路，從七〇七公里起自動破壞，劃為第二防守線。所以當夜駐宿板橋，是最鄰近前線的後方，日寇每天從怒江西岸炮轟擊東岸我軍陣地的隆隆聲

，隱約可聞。翌晨，正將騎上鎮公所派來的馬匹向保山前進，突逢當地巨紳邀宴，一頓早餐，珍饈名酒羅列，吃得不懂華語的美國武官左一聲右一聲的「王豆腐」WONDERFUL不絕於口。英武官呢？以其住過山東，能講北平官話，除了讚美之外，並說道：「這是我十多年來僅逢的一次盛饌。想不到貴國的民間財富具有如此潛力。當此大戰，在敵國的後方倫敦，連首相邱吉爾爵士的口糧也要按份分配，怎能獲到這樣的物質享受？」這些話，說者無意，聽話的我們却非常尷尬。爲什麼要「後方緊吃」，視「前方吃緊」如無睹？又爲什麼要使前方爲國干城的官兵不够吃，而後方却金樽美酒玉盞珍肴吃之不够呢？

差不多

「我的朋友」胡適先生，寫過一篇「差不多先生傳」，筆者不獨是它的讀者，而且還替它「導播」給海外若干僑生，當其枝栖僑校「十六年」的時候，算得是如假包換的忠實「信徒」。可是韶光荏苒，轉眼又見白頭，在這將近十幾二十年當中，憑世事的體驗，覺得「差不多」一文的見解，雖然不會完全不對，但至少對某些事來說便不合時宜，要是還認爲「放諸四海皆準」以及「百世不惑」的話，恐怕未必。

「差不多」的想法與做法，對於一位治學謹嚴，辦事認真的人來說，是千不該、萬不該。否則魯魚亥豕，別字連天，道聽塗說，以訛轉訛，爲了馬馬虎虎的治學，倒不祇「山西說成陝西」，而且將輔成王、誅管叔蔡叔的這周公當作逐厲

王與召公掌朝政號稱共和的那周公，（周公且之後）便會豈有此理。至於說到治事顛預，有如「早幾分鐘、遲幾分鐘開車，總是一樣，何必準時？」「醫牛的大夫和醫人的大夫不都是大夫嗎？有什麼分別？」這種觀念的養成，洵屬既愚蠢，又壞事，硬是要不得。所以向「差不多」挑戰，剷除「差不多」思想，照理應該是「義正詞嚴」。

不過，在某種處境之下，有些事，却不能與剛才說過的相提並論，等量齊觀。譬如對人接物，要事事求全，盡如人意，殊非易易，如想執意以求，反會弄巧成拙，令人啼笑皆非。因此，「差不多」的想法，有時也不無道理，此之謂「退後一步自然寬」可不是？

某地某富翁，席豐履厚，承襲祖上所遺，家產大，事業也可觀，由於他的智識水準高人一等，便對人苛求備至。他經手管理家業，正是民國十幾年，所開設的商號，不管總莊分莊僱用人工，須具備智慧，口才，儀表，和辦事能力，一點也不含混。所以受僱者的條件絕不容「差不多」便會通過，督飭工作不許「差不多」竣事，「水清則無魚」，太認真了的結果，是人人見而却步，受僱者寥寥若晨星。

又某省某縣有兩位經營進出口的大老闆，嗜賭若命，在賭的時候，並不以「差不多」爲滿足。民國三十二年的某天從下午二時開始與外埠運鴉片（當時是寓禁於征自由買賣）前來的某大商作擲骰子之豪賭，由於兩人賭注太大，令其他「參戰」者退出「戰團」，僅作壁上觀。他們兩人對擲幾小時，此「進」彼「出」，彼「進」此「

出」，從下午到深夜，形同拉鋸戰，難以決定輸贏。旁觀者從旁勸道：「時間差不多了，明天再玩吧！」某大老闆道：「不行，今晚非分個勝負不可！」外埠煙商自然不甘示弱，兩人仍繼續丁當當，呼「五」喝「六」地擲下去。某大老闆手氣大佳，連擲幾次采，「吃」盡對方所攜現款，就連所運來一卡車烟土，亦折價抵賭注輸給他，某煙商「妙手空空」，便道：「騰生兄，（某大老闆大名）這下你的賭與差不多了吧！我該走了。」他說：「不行，天快亮了，你怎不將你的小轎車、大卡車折價再賭，好翻本呢？」於是兩人再決一戰，一個是「勝」氣凌人，一個呢？是破釜沉舟。直到東方既白，結局的輸家並不是以「差不多」爲然的某大老闆。他輸得真慘，悉數吐還晚上所贏的現鈔與整卡車大烟之外，大大一間叫「騰昌」的公司也連同數百捆棉紗全盤折數讓給某煙商。

扒灰

扒灰係父子淫妻，據「常談叢錄」所載，說是「扒灰係污媳的隱語，媳膝同音，扒灰者扒行灰土必污其膝，遂諧爲污媳。」可是有些地方又給這種人另一稱謂，叫做「燒火佬」，想來燒火，扒灰事同一體，都會弄髒膝（媳）蓋罷。

扒灰或燒火佬之在中國社會，以其有乖倫常，爲世所不容，「雷打燒火佬」這句俗語，足以表現大家對此憤怒之情。所以除了詛咒「天打雷劈」之外，還極盡刻薄，挖苦的能事，照理該使「扒灰」之行，銷聲斂跡，絕響塵寰，然而人言

雖可畏，「我行我素」者仍不乏其人。

歷史上最引人注目的是春秋時的衛宣公築新臺之宮，攔路劫搶他兒子（急子）的新娘；唐玄宗「橫刀奪愛」了他第十八子壽王瑋的妃楊玉環，同屬父佔子媳的扒灰行為，不過他們是「朕即國家」，「州官可以放火」，所以應稱為「明修棧道」式的「燒火佬」；至於民間的扒灰，由於「百姓不准點燈」，有干法禁，只好偷偷摸摸的「走私」，應稱為「暗渡陳倉」式的扒灰。

有關「暗渡陳倉」的民間扒灰，同父竊郎先生在某報發表的「諧詩鈞沉」裏，曾舉了調侃扒灰翁的四首詩和一副聯語，聯語是替扒灰翁「夫子自道」：「我豈欲扒灰，多緣小子無能，恐其絕後；人誰不打算。只因老妻新故，省得重婚。」論諷刺算得是入木三分；論事實，倒不是文人的憑空想像，筆者確曾看見過，可以作證如下：

曾憶三十年前的某省山區，就有了這麼一個不折不扣的燒火佬（姑隱其名，免傷忠厚），他的兒子爲了「鵲巢鳩佔」，只得推「位」讓「賢」，遠逃他鄉；兒媳娘家爲了有辱家門，便與師問罪；地方人士更爲了大掉人倫告他一狀。當面簿區署公堂時，虧他還自以爲是，規規答辯說：「由於兒子不成器，媳婦空閨寂寞，若不如此，成何體統？何況老嫗幼寡，彼此照料，也是人之常情」，滿口胡言立遭刑杖，他猶頑冥不悛，公然上訴。豈不與上述聯語所云如出一轍嗎？

終朝只恨聚無多

諺有之：「積錢與兒孫，兒孫未必能守；遺

書與子孫，子孫未必能讀。」倒不如多積陰功德澤，不僅社會大眾共同享受，就是子孫也可因此而子孝孫賢，門庭光大，此之謂「生活的目的在增進人類全體之生活，生命的意義在創造宇宙繼起之生命」的天經地義。雖然這種天經地義仰之彌高，但循此而求，雖不中，亦不失爲道德軌範的正當途徑，祇有善果，絕無惡報。

每每看到一些人們却没有作如此想，也不懂得如此想下焉者「終朝只恨聚無多」，拼命地設法掙錢；中焉者有了錢便附庸風雅，儘量地蒐集古書珍本，廿四史、十三經、四部備要、佩文韻府、大英百科全書、大藏經……琳瑯滿目，儼如書城，用以裝點「福慧雙修」的門面。結果是兒無跨灶，子不幹壘，人亡家破，錢財已用之如泥沙，珍本古籍當廢紙賣給收破爛的去了。

故鄉一位大財主，富甲一方而爲富不仁，憑高利貸的盤算起家，整垮了多少中產地主，不獨

田產歸併，還有將漂亮的老婆折算在內，某財主由是而妻妾滿堂，良田萬頃。偏生膝下兩個寶貝兒子，老大很能「繼繩祖武」，將就老子的錢在外「金屋藏嬌」四五處；老二呢？呼盧喝雉，一博萬金，恃着老子有的是「信用卓著」，輸了錢便寫欠條，說明欠款若干，以「鈴鐺響」爲期，一律清賬。所云：「鈴鐺響」係指他的老頭子翹辦子，道士上門「開路」，鈴鐺一響，即可將賭債了清手續。因此某財主一命嗚呼，所有萬貫家財，不是大小姨大捲款而逃，便是老大的「胭脂隊」上門爭佔，以及老二的「鈴鐺響」收款員執行條約，偌大一份家產，便如此煙銷雲散。

另外是某兩賜進士，家藏善本「盈櫺滿架」，詎奈子不肖而孫不賢，一家是被太平天國時的翼王石達開竄走四川，駐營該地，以部隊多患痢疾將這些善本當「衛生紙」使用；又一家是子孫無屋可住，租屋不能容納典籍，將牠當廢紙變售。

敬請利用郵政劃撥業務

開戶簡便：存款二百元，全省八百多處郵局均可開戶。

服務週到：

適合家庭利用——代繳水費、電費、瓦斯費、電話費、撥付外埠在學子女生活費、訂購書刊雜誌、收付親友款項。

適合公司行號利用——郵購、銷貨、收帳、購貨、分期付款。

適合機關學校利用——收取學雜費、發放薪資、繳稅、退稅、收取規費。

歡迎向各地郵局洽辦

郵政儲金匯業局